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听香与鼻观，惟有香如故

中国香文化的通感与哲学思辨

方云

最近，国内首部讲述中华香道精神的历史剧情纪录片《惟有香如故》蹿红网络，并收获豆瓣9.3分的好评。与此同时，香道在现实生活中也渐渐流行开来，成为时尚女性热衷于体验的一种文化。

中国的香文化究竟有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又如何承载了民族精神与东方哲思？

——编者

庄子在《人间世》提出“心斋”的概念，认为“三听”中“听之以气”，以“气”来涤荡心灵，保持一种虚灵不昧的状态，可超越感官和知识的偏见来应接万物。唐李贺的“鼻观说”将“品香”定义为诗意的嗅觉审美鉴赏，是审美主体依靠审美通感的功能，对艺术境界的神韵气味所作出的嗅觉审美判断，兼具感性和理性层面的双重审美价值。无论是“听香”还是“鼻观”，均体现了中国人对香之五感调用直至审美想象的哲学思辨。

“香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围绕香品的炮制、配伍与使用，所逐步形成的独特的物品、技术、方法、习惯、制度与观念，充分凸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美学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社会功能，持续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东方哲学思想起着巨大的催化与促进作用。正是于华夏千年文明的演进中，香形成了兼具精英与大众双重文化性格，迸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历久弥新的创造力。

香草成为文人托物言志的歌咏对象

香的甲骨文字形“象盛黍稷于器之形，以见馨香之意。”意为成熟的黍米盛放于专门的器皿中散发出的美好、甘甜气味。《说文》中释：“香，芳也。从黍，从甘。”从赖以生存的粮食中获取的甘甜气息，后被泛指于令人愉悦的芳香。

自上古时期，先民就已懂得如何使用植物独特的香气以驱除蚊虫、净化空气、防止瘟疫等，还可令人心志愉悦。夏商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关于熏香的文字记录。如《周礼》所记：“剪氏掌除秽物，以攻攻之，以葬草熏之，凡庶虫之事。”

这里的“葬草”即为西周时期盛行的一种驱蚊的香草。另一种香草郁金则用于制作祭祀的一种香酒“鬯”，如《说文解字》述：“凡祭祀宾客之祿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西周时期设有专门负责祭祀之事的官职，被称作“郁人”或是“鬯人”。香，还以神秘的巫术通感功能成为沟通人神的灵媒，于国之祀典和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诗经·大雅·生民》云：“取萧祭脂，取苾以𦰇，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晬时。后稷肇祀。”这里的“萧”即是香蒿，配以牛脂燃烧而出的芬芳可以用来取悦神灵。

国人真正的生活用香历史最早可溯

及先秦。《楚辞》中有大量论及香草的瑰丽诗句，由此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屈子《九歌·云中君》的“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芳英”，《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名目纷繁的香草如江离、杜衡、揭车、留夷、木兰、芷、椒、桂、荪等，成为中国文人“托物言志，以香草比德”的歌咏对象。

博山炉堪称中华香文化里程碑式见证

随着秦汉国土疆域的统一与扩大，南方湿热地区出产的香料进入中原。与此同时，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贯通所带来的贸易的活跃，使得南亚及欧洲地区的名贵香料得以传入中国。檀香、沉香、龙脑、乳香、甲香、鸡舌香等，成为王公贵族熏炉中的佳品，用香成为吟诗作赋、抚琴品茗、参禅论道、宴请宾朋甚至安寝如厕等，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炉盘内还留存有茅香、高粱粱、辛夷等，可一窥汉时生活用香之情状。

有着“香炉之祖”之誉的博山炉，即为两汉时期熏香文化的典型器形，是中华香文化里程碑式的见证。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记：“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博山炉盖上常雕刻成峰峦状，峰与峰之间有许多镂空小孔，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焚香时，香烟从孔中氤氲而出，令人仿似置身海中仙山。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写下《铜博山香炉赋》赞曰：“禀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经殷睡之妙旨，运公输之巧心。有薰带而岩隐，亦霓裳而升仙。写嵩山之嵒嵒，象邓林之芊眠。方夏鼎之瑰异，类山经之椒瑰。”

使用香的含义上升为哲学高度的精神体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香成为玄学、道家与儒家思想融合的体现。将自身喻比为“沉实易和”的沉香的范缜，写出了南朝时期第一部香学著作《和香方》，并第一次提出了“和香”的概念，这是一种将不同香料和合在一起的销香之法。“和”，有“相应、相安、协调、中和”等义，是一种由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和谐状态，包含了事

物的产生与发展、对立与统一。利用不同种类的香料配伍调合制出特殊香气，这为凸显“香方”的个性化提供了可能。混乱的时局与自由的思潮，为“和香”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发挥与创造的土壤，文人按照自己的志趣来调配香料并使之发挥迥异的作用与特质，可以说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香的含义已然发生了衍变，上升为一种哲学高度的精神体验。

对香的研究与利用更趋精细化与系统化

唐代政治、文化达至高峰，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空前，西域大批香料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土，对香的研究与利用更趋精细化与系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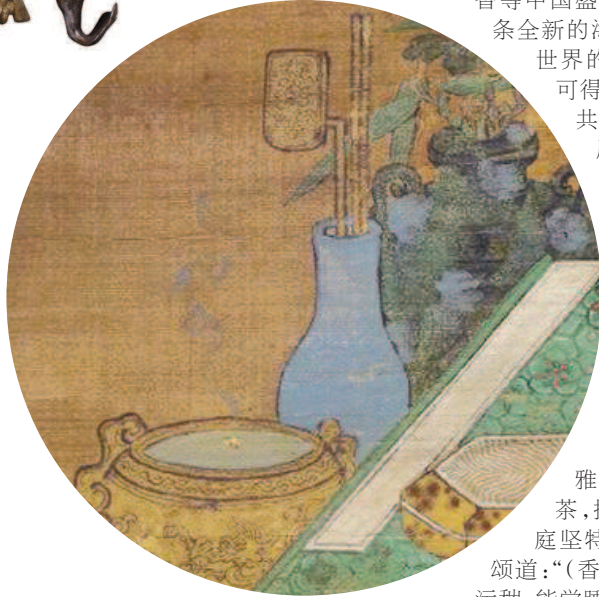


►清康熙画珐琅缠枝莲纹双耳三足炉，故宫博物院藏



►唐鎏金卧龟莲花五足朵带银香炉，法门寺地宫出土

►清三代行香渗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线香的出现使得用香更为便捷，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案供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图为古画中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案供



►清乾隆铜云龙纹博山炉，故宫博物院藏

统化，这一点可从诸多史料典籍、诗词文学、佛经法帖以及出土文物等多重考据得以证实。如《唐太宗实录》《通志》《天宝遗事》《明皇杂录》《五代史》等等，从香料、器具再到场景、人物、事件，文字记述详实。尤其是《四库全书·子部·香乘》，是记述皇室贵族中的用香逸事以及关于各种香品与香物的传说故事的珍贵史册。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了一件唐鎏金银香囊，由两个半球组成，其中香孟无论如何滚动均可保持水平状态，盛放的香料不会倾撒，其高超的机械制作原理足以证明唐时对用香之重视。

作为“四雅”其一的香事意味着雅致的生活情趣

进入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巨大的商船将南亚、欧洲的乳香、龙脑、苏合香等多种名贵香料输入中国，而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随之反向输出，一条全新的海上“香料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新联结。由于珍稀香料的可得性，用香成为精英与平民所共享的日常生活方式。居室厅堂里可放置各式熏香，宴会庆典可焚香助兴，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可购买香品、香袋，还可请人上门制香。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写有“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字样的店招，清晰可见。

宋代文人着力倡导提升雅致的生活情趣，将“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誉为“四雅”。黄庭坚特别作《香之十德》由衷地赞颂道：“（香）感格鬼神，清静身心，能拂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足，久藏不朽，常用无碍。”香成为与琴、棋、书、画等同的高雅艺术。文人热衷于制香、用香、品香的仪式，各式香书、香谱大量涌现，香的来源、工具、制香与用香之法成为他们潜心研磨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了香印亦称香篆，是一种用模具将香粉压成特殊图案或文字的用香方式。香篆还被视作计时的工具，如洪咨的《香谱·百刻香》云：“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

分一百刻，凡燃一昼夜已。”“隔火熏香”之法也于此时开始流行。与直接焚香不同，先将点燃的木炭大半埋入香灰，再于其上隔放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再置放上香品。如此慢慢熏烤，既避免了火燎的烟气，又可使香味散发得更

为舒缓与充分。

香案、香几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

明清两朝，香学与理学、佛学结合形成的“坐香”与“课香”，是从林禅修与勘验学问的一门功课，营造香斋、静室以及收藏宣德炉成为一时风尚。明周嘉胄所撰《香乘》可谓集明以前中国香文化之大成，举凡香药名品及各类香疗方法一应俱全，为后世索据香事提供了重要参照。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专辟《论香》一篇，集中收录了香料、香方、香具等数十则。另辟蹊径地从“恬雅者，温润者、佳丽者、蕴借者”等不同视角，阐述了“晴窗拓帖，拈摩闲吟、篝灯夜谈、密语谈私、坐雨闭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冰弦戛指”等焚香之境，道破了“一炉初燕，香篝馥馥撩人，香雾隐隐绕帘”中，体悟“（香）之幽闲者，物外高隐”，可获“坐语道德，清心悅性”之真谛。

清三代行香更渗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线香的出现使得用香更为便捷，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案供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对清时贵族阶层的用香盛景可于《红楼梦》中管窥：“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又如“（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还有“（行宫）但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纵观香史之钩沉，从上古的祀神祓禊，汉魏的情志张显，隋唐的精进完备，再到宋元的鼎盛广行，直至明清的多元并茂，香，既能悠然于文人的书斋琴房，又可缥缈于佛道的庙宇神坛；既能在静室闭观默照，又可用于席间情助兴；既能于空里安神开窍，又可在实处化病疗疾。

（作者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特聘研究员）

布上幽兰：盛开在乡土间的花

宋羽

蓝印花布，带着阴性的温柔成为江南特有的颜色，染料的清香从绵密的纤维间散发出来，仿佛飘零在风中的发丝，将温暖的气息牵到跟前。在那内敛的、温婉的色泽上，映照出老祖母慈爱的笑容，夕阳晃悠悠地随风飘荡，袅袅炊烟里，蓝色的布匹被浸润成了一幅幅陈逸飞的油画。

蓝色，是时光的背影的颜色，是瓷的颜色。

蓝印花布周身萦绕着青花瓷的气韵，都是一样的专注于内心，都是一样的出自朴实的乡野，它们的身上蕴藏着一种东方国度特有的美，神秘、自然、平和，能听到水流淌过后的回音，能循着隐秘的道路走向灵魂栖息的角度。凝视一块悬挂于古老庭院中的蓝印花布，漫天的心绪总会被宁静的氛围悄然分解，所

有的欲望都趋于沉默，久已忘却的诗句重新浮现在眼前，润物细密无声。

如果说，最美的瓷是青花瓷，那么，最美的布就是蓝印花布。一个是坚硬的，一个是柔软的，一个来自于火的淬炼，一个来自于水的洗涤——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原点，却以同样的品质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代表，进而定格在古老的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园中，化作艺术典籍中耀眼的坐标。

早在秦汉之交，黄河流域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用蓝、白二色描绘自己的生活了，简单的色彩，映衬出人性的单纯和质朴，将人类童年的心境涂鸦在天空色彩的画布上。随着盛唐的来临，蓝印花布也以日渐繁复的纹样应和着那个朝代的繁荣，蜡缬、夹缬、绞缬等多种染缬技术陆续出现，色彩层次更为丰富的绉

罗绸缎充斥着日渐富裕的市民生活。然而在视觉上追求浓艳色彩的中原百姓对蓝印花布有些冷淡，倒是温和的江南，从蓝印花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拙朴优雅韵味从此扎根于这幅被称作“水乡”的水墨长卷里。

在江南的任何一座小城里，细腻的情怀里总免不了如丝般缜密的情感。发源于良渚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的陶制纺轮，昭示着滨海先民血脉中早已流淌着纺织织布的记忆，远古的秘密呈现在了今人眼前，支离破碎的片段如残缺的诗句，讲述着蓝印花布的故事。

清朝初年，大湖流域外销的蓝印花布达百万匹，布庄、染坊遍布城乡，诗人杨伦编了一部《芙蓉湖棹歌百首》，其中一首唱道：“晓听机声夜纺纱，不知辛苦为谁家。长头卷好即喜欢，冒头冲寒去

换花。”经过心灵手巧的江南姑娘们的改进，蓝印花布的图案更加丰富多彩，凤穿牡丹、麒麟送子、十全十美、鲤鱼跳龙门、刘海戏金蟾等传统故事画面被染在布匹上，传递着百姓们质朴的祝福和祈愿。

今天人们常见的蓝印花布繁盛于近代，是在吸取了南通、苏州等传统蓝布艺术的基础上，随着一座座“布码头”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凭借长江、太湖、京杭大运河三条水路带来的交通运输上的便利，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南地区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布匹交易集散地。

民国年间，南方妇女的穿着打扮已经离不开蓝印花布了，无论是被面、床单、枕巾、布包袱、鞋面、头巾，还是风姿绰约的旗袍、长裙，含蓄的蓝色和柔美的白色都会体贴地衬托起江南女子的

美丽。可以说，当改良后的旗袍遇见了蓝印花布，这种源自北方满族的服饰顿时成了江南的代言词。蓝色为水，白色为花，柔软温润的质感中透露出植物特有的属性，仿佛雨后的兰草，凝练出脱俗的幽香。

阳光下的蓝印花布有芳草的清香，那含蓄的蓝色来自于一种叫做蓝草的植物。我不曾目睹过这种植物的模样，但我愿意把它想象成兰草的形象——硕长的叶、淡雅的花，叶的根部是靛蓝色，尖部渐渐浅成青色，像雨后的天空。采摘来的草叶经过七天七夜的浸泡、搅拌和过滤，汁液逐渐沉淀成深蓝色的溶液，沉静如夜色。

将两块木板雕刻出同样的花纹，把绢布夹在两块木板之间，染料在木板的镂空处渗入布的纤维，这种印花方式叫

夹缬，是江南蓝印花布最常见的印染方式。揭开雕版，等待水分蒸发，洁白的布躺在蓝色的风中，畅快地呼吸着土地的清香。最后一道工序名叫刮白，防染浆粉一点点脱落，灵巧的手指在风的罅隙间留下白色的轮廓。刮白与留白似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留白是国画艺术中特有的表现手法，自始至终保留在画纸上，而蓝印花布的白先被遮蔽，再重新显露出来，所刮出的白是原原本本的颜色，还原的是纤尘不染的心境。

淳朴的颜色能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世界，简单的心境能包容下大千世界的喧嚣。《诗经》唱道：“终朝采蓝，不盈一掬。”远古的召唤，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一切只为了那萃取于自然的明丽的色彩。

蓝与白的相守，是青花与流水的相遇，为秀丽的江南留下了一抹不俗的背影。